艺术·中坚

尤泓斐:艺术普及之旅不停步

刘 淼

初识尤泓斐,是在“2010年北大艺术之旅”的恳谈会上。那一年,她以两场艺术讲座和中国声乐作品专场、外国声乐作品专场、中国经典歌剧片段专场、“多彩的尤泓斐”4场音乐会,成为自费在北京大学进行高雅艺术普及的第一人。

恳谈会上,众多受益于“艺术之旅”的“粉丝”争先恐后地发言——表达对她的感谢,交流欣赏高水平声乐作品的心得,也为高雅艺术的普及献计献策。那一天,尤泓斐话不多,但笑声灿烂。

感动于她对高雅艺术普及的执着奉献,我写了一篇报道。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从那灿烂的笑声中我听出是尤泓斐。“怎么做了好事也不留名?我才从栾峰老师那儿看到你的文章,我特别感动。感谢你。”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

今年,春天来得格外晚。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我们在紧邻中国美术馆的咖啡厅,谈天、赏春。大病初愈的尤泓斐仍有些憔悴,但只要说到艺术、说到唱歌,她眼中的光芒就不仅仅是耀眼。

尤泓斐是现代女作家萧红的同乡,生长在松花江北呼兰河畔,从小就爱唱爱跳。五六岁时,爸爸带她坐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看奶奶。一路上,她就站在座椅上唱呀唱呀,“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一条大河波浪宽……”引得全车厢的人都站起来看她。“我一点不害怕、不羞口。大家伙儿一鼓掌,我就唱得更起劲儿了。”

小镇上的文化站,是尤泓斐幼时的“天堂”。“每天吃过晚饭,刺溜一下我就没影儿了,往文化站人堆里一钻,听大人们唱歌、演奏,常常忘了回家。”而同是教师的父母,却对女儿的这一爱好非常反感。“我爸气得把我反锁在家里,不让我再去文化站,我妈也总跟我们班主任说,不让我去唱歌。我特别生气。”最后,在尤泓斐的坚决“抗争”下,家人还是妥协了。“其实回过头来看,父母也是为我好。他们都是特别正统的读书人,希望我考一个非艺术类的常规院校,不想看到我在文化上有所缺失。”尤泓斐说。

1996年,尤泓斐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了中央歌剧院。这个新来的女孩和别人不太一样——参加合唱队排练从不应付,唱得最认真、最卖力;别人休息的时候,她却捧着一本书,坐在角落静静地看。在尤泓斐的刻苦努力下,她逐渐在中央歌剧院这个优秀女高音扎堆的地方脱颖而出。

作为一名歌剧演员,尤泓斐无疑是出色的,她曾是《茶花女》中的薇奥列塔、《吟游诗人》里的莱奥诺拉,她也是杜十娘、喜儿和林徽因。她完成了中国歌剧界中“不可能的任务”——将民族唱法与西洋唱法无痕链接。“其实很简单,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发声方法。”尤泓斐说。

真正让尤泓斐觉得困难的,是在歌剧中创造人物的过程。她说,每次塑造新的角色,就像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在角色面前,你必须忘掉自己的一切,你要考虑角色的心境和想法,为角色立传。每次推翻自己,都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这艰辛的“走进角色”的过程,也让尤泓斐“走出角色”的历程变得更加难挨和纠结。“我常常陷进角色中无法自拔,演出结束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萦绕在角色的情绪里,特别痛苦。”尤泓斐说,有时候她甚至觉得演出整部歌剧所耗费的心力,她承受不起。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尤泓斐差点放弃了《蝴蝶夫人》的演出。

第一届“北大艺术之旅”,尤泓斐给观众介绍艺术歌曲、普及民族歌剧唱段,发展了一大批高雅音乐的“粉丝”。2011年,尤泓斐决定让这些“粉丝”真正踏进歌剧的门槛。对于尤泓斐来说,这道“门槛”绝对够高——她以意大利歌剧精粹音乐会的形式,在一个晚上饰演作曲家普契尼3部经典歌剧中的女主角。这场音乐会也成为她艺术生涯中“压力最大的一次演出”。

音乐会的最后一个剧目是《蝴蝶夫人》的片段。其中,《宝贝,我的心肝》是蝴蝶夫人最后一段咏叹调,此时的蝴蝶夫人得知爱人不仅背叛了爱情,还要将他们的儿子带走,她为自己唱出这段挽歌后,结束了生命。而这段咏叹调,差点被尤泓斐放弃。“演出前,我曾给栾峰老师打电话说,我不想唱这段了。因为这段咏叹调太悲了,这是蝴蝶和儿子的诀别,作为一个母亲,我承受不了。”电话那头,栾峰动了气。尤泓斐不得不逼自己继续。

音乐会现场,这一段意大利语的咏叹调,让很多根本没有听懂歌词的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唱段结束,平克尔顿的扮演者陈苏威扶起倒在地下的尤泓斐,“Brava”此起彼伏地响起。

2012年,“北大艺术之旅”更进一步,尤泓斐为观众带来了3场全本歌剧的演出——4月20日至22日,集结了尤泓斐、金郑建、张倩、张海庆等当代中国歌剧舞台骄子的《再别康桥》,让观众领略了民族歌剧的魅力。

今年,正当尤泓斐紧锣密鼓地筹划第四年的“北大艺术之旅”时,她却突然病了,无法唱歌、无法出声,头甚至疼得无法低下。尤泓斐心急如焚。庆幸的是,在演出前夕,尤泓斐基本痊愈了。

第四年的“北大艺术之旅”,洗尽铅华,舞台上只有尤泓斐和一名钢琴伴奏,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她只是将一首首艺术歌曲用最恰当的音乐语言娓娓道来。

演出时,观众席的第一排正中央坐着几个五六岁的孩子,整场音乐会,他们比上课听讲时还认真,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演出结束后,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台上的人是谁吗?”“我知道,我知道,她是尤泓斐,她的歌我们都听了好几年了。”孩子们争着回答。听到这些,尤泓斐笑了。

虽然这4年来收获了很多,但尤泓斐也有烦恼。“有时候,我真想放弃了,真的太累了。”4年“北大艺术之旅”的所有演出没有赞助商,票价也是低至30元、50元,所有开支全靠尤泓斐用自己其他演出的收入来支撑,每场音乐会都要赔上不少钱。“赔钱还是其次。每场音乐会,演出只有两个小时,但是我要为这两个小时进行的准备绝不少于20个小时。还有,这些演出,朋友们只要有时间都是鼎力相助,我给他们的报酬,也仅够他们来演出时打车的费用,这欠下的人情,我还不起。”虽然这些烦恼一直困扰着尤泓斐,但她并没有准备放弃。“今年,我还想把‘艺术之旅’带到全国更多的学校去,学校只要解决我和钢琴伴奏两个人最简单的吃住行就可以了。”

尤泓斐在演出中

艺术·名流

采恩在指挥中

采恩与中国合唱结缘

本报记者 张 婷

春天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演员们正在音乐厅排练。指挥台上,一位身材高大的白发老人用极富感情的肢体语言与演员们交流。一番指导过后,美妙的歌声徐徐传来。

这位老人不一般,著名合唱指挥家、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前团长、维也纳爱乐合唱团艺术总监及世界音乐艺术教育协会主席……这些名号都是响当当的。他就是瓦尔特·采恩。

结束排练后,采恩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满头是汗的他,看到记者立刻又有了精神,微笑的脸上似乎流动着许多愉快的音符,别有一种亲和力。

已有70多岁高龄的采恩称得上是奥地利合唱界元老级人物:在位列世界三大最著名歌剧院之首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工作30多年,担任合唱团团长达12年之久,与卡拉扬、小泽征尔、阿巴多、祖宾·梅塔、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许多极具影响力的音乐家有过默契合作;在慕尼黑国家歌剧院、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米兰歌剧院、巴塞罗那大剧院、巴黎歌剧院、萨尔茨堡艺术节等世界各地的重大演出中,他还以独唱音乐家的身份展现了自己非凡的艺术造诣。

采恩十分关注世界各地的音乐艺术交流活动,一直致力于全球的音乐教育事业,面向全球音乐团队、艺术机构、教育机构和音乐艺术家,定期开展音乐大师班及全球巡演、国际艺术节、艺术展览、公益教育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音乐教育事业十分上心。尤其在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他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老年人,通过合唱艺术提升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倡导老年人积极、乐观、健康的生活方式,于2010年首开先河发起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中老年合唱艺术节,为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人搭建了交流体验和展示风采的平台。

采恩与中国的缘分,始于2012年他来中国开授合唱指挥大师班。当年6月,由世界音乐艺术教育协会、奥地利合唱协会、北京合唱协会联合主办的采恩合唱指挥大师班在北京开课。为期5天的大师班期间,采恩围绕成年合唱艺术的排练技巧、训练模式、管理方式等问题,通过理论讲述、示范指挥、互动指导、针对性训练等多种形式对欧洲经典音乐作品进行深刻解读,并结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维也纳爱乐合唱团的训练技巧、管理方式,与指挥们互动沟通。中国艺术家们在这次授课中受益匪浅,同时也给首次访华的采恩留下了好印象。因此,当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向采恩发出来华指导的邀请后,他毫不犹豫地应声而来。

谈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采恩大加赞赏。经过10天的培训,他已经发现,该团的合唱演员不但基础良好,而且学习态度积极、知识接受能力颇强。最让他满意的是,他们的德语说得都挺标准,使他在教授德语歌曲时能更多地雕琢细节,而不是纠正发音。采恩说,这令人感到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采恩建议,合唱团可以多练习些具有国际风格的作品,在对各国合唱作品进行融会贯通之后,寻找并确立属于自己的风格,丰富合唱艺术的时代内涵。

作为一种人人皆可参与的艺术形式,合唱突破了国界、语言、种族和年龄的界限,模糊了专业和业余的界限。在维也纳,成为合唱队的一员是许多孩子的梦想,而这正是维也纳合唱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采恩说,维也纳有很长的合唱历史,音乐生活的氛围浓郁,他出生和居住的社区就有各种各样的合唱队。十六七岁时,他第一次加入一个当地音乐团体,在大家的感染下,很快爱上了音乐。18岁那年,他考取了国立维也纳音乐大学歌剧专业,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毕业之后,采恩一直从事音乐事业。

采恩特别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在音乐之路上走得如此顺畅与快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人的支持。原来,除他之外,家中其他人所从事的工作都与音乐无关。“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忍受长时间练习钢琴或声乐的声音。我的家人从不抱怨,我很感谢他们。”采恩说。

说到心目中的优秀音乐作品时,采恩立刻显示出严谨的作风,惜字如金。在他看来,音乐不分好坏、不分等级,每首作品都有其独有的价值、存在的理由及观众群,只是看个人喜欢哪一种、哪一首。

采访结束时,已近晚饭时间。采恩开心地说,要去饭店吃很喜欢的咕老肉。据说,他用筷子已经相当熟练。

艺术·青春

王岳凌:荀派花旦最难学

实习生 罗梦影

王岳凌

2012年第七届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王岳凌获得花旦组银奖,评委惊呼:黑马!

今年第二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王岳凌夺得花旦组擂主,专家惊叹:飞跃!

“可塑性强,有很大的再提升空间。”这是前辈专家们对这个“80后”京剧演员的评价。奖项并没有让王岳凌放慢脚步,目前她又投入了新一轮的排练,代表北京京剧院赴欧洲演出荀派经典剧目《红娘》。王岳凌心中有一个目标:将荀派艺术发扬光大。这也是师父孙毓敏对她的期望。

唱支歌入选艺校

王岳凌上小学时,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到她们学校去招生,选拔好苗子。当时的招生流程很简单,看看孩子的形象、身材,听听嗓音。王岳凌也不怯场,上台便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她的俊俏可爱、活泼开朗给艺校的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顺利入选,从此踏上了学艺之路。

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的7年时光很快过去,王岳凌随后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系,学习花旦行当。大学4年,王岳凌一共学了16出戏,每学期学一出花旦戏一出青衣戏,或一出花旦戏一出武戏,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对京剧的热爱加上扎实的基本功,王岳凌在大四期间便参演了由北京京剧院演出的新编大戏《梅兰芳》。毕业公演上,凭借出色的演绎以及之前参演《梅兰芳》时留给北京京剧院领导、专家的良好印象,王岳凌顺利地进入北京京剧院,开始了自己的京剧事业。

两地奔波受“折磨”

刚刚毕业的学生进入北京京剧院统一都分在了青年团,待了3个月之后,王岳凌被分到了北京京剧院一团。

在青年团时,因为大家都是青年演员,王岳凌还能演出一些折子戏。但一团不一样,团里全是名角儿、台柱,王岳凌这样的新生小辈在团里演出时只能扮演宫女之类“打酱油”的角色。那段时间王岳凌很难过,落差感很大。她在心里问自己就这样演一辈子宫女吗?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自己的京剧梦便不会实现,她不甘心。她不愿与她所热爱的事业道别。于是,王岳凌在完成剧院的演出任务外,她向老前辈岳惠玲求教。岳惠玲是京剧大师荀慧生的弟子,王岳凌跟她学习了不少戏,包括《拾玉镯》、《秋江》、《红娘》等。进一团后,王岳凌获得了在北京梨园剧场每月10场演出折子戏的机会。

岳惠玲的教导让王岳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跟着宋长荣学戏则让王岳凌了解了更深层面的“荀派”。

宋长荣有“活红娘”的美誉,是荀慧生的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家住江苏省淮安市。从2009年开始,王岳凌跟着宋长荣学戏。她用“折磨”来形容那两年在北京、淮安两地奔波的学戏历程。

两年间,周一到周五王岳凌在团里排练、演出,赶上周六、周日没有演出的时候去宋长荣家里学戏。王岳凌周五下午乘上北京开往淮安的火车,第二天凌晨4点到达。到达之后找个宾馆落脚,然后开始背戏,背到7点多,早上8点准时到宋长荣家学戏。中午有一刻钟时间吃饭,然后继续学戏,直到下午五六点结束。晚上在宾馆消化老师一天讲的东西,周日晚乘火车回北京,到北京站已是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提着行李直奔剧院上班,因为9点剧院就要开始新一周的排练。

两年的学戏生涯磨砺了王岳凌的意志,也磨出了王岳凌的功力。2011年,荀派经典剧目《花田八错》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王岳凌饰演主角春兰。这次演出在京剧圈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谁也没料到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王岳凌有如此大的进步与能耐,大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不怎么起眼的荀派花旦。

2012年,王岳凌正式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为师,系统地学习荀派艺术。孙毓敏在生活中和蔼可亲,但在艺术上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对王岳凌要求非常严格、细致,有一个眼神做得不到位立马指出,反复给她抠戏。上课时,王岳凌把师父教戏的过程全部录下来,回家后反复观看老师指出的自己的不足之处,或者通过录音认真聆听老师指出的那些唱腔不到位的地方,再按照老师的指点一遍一遍地练习。

王岳凌觉得,京剧的所有行当中,荀派花旦最难学。首先,花旦必须全面,形象、嗓音、表演一个不能少;荀派花旦的韵味非常独特,唱腔、手势都很难学。荀派讲究“浪”,意思是有韵味、有魅力,但是“浪”的程度不好把握,“浪”过了观众会觉得这是一台“粉戏”,“浪”不足就体现不出荀派的韵味。荀派虽然不好学,但王岳凌觉得荀派很吸引她,她很“上瘾”,会继续执着于荀派。

“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栽培,庆幸自己没有放弃,一直坚守着这份清贫的事业。因为我爱京剧。”这是王岳凌对自己学戏生涯简单、真挚的总结。

睡觉也在琢磨戏

台下唱一百出不如台上唱一出,实际演出经历是一个演员最好的提升途径,没有表演的机会,唱得再好也不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深谙上台演出对于青年京剧演员成长的重要性,于是多番努力,为他们创造了许多机会。从2011年开始,北京京剧院陆续主办了“魅力春天”青年演员擂台赛、“每周一星”演出、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等,为青年京剧演员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挑大梁唱大戏。通过这些演出和比赛,王岳凌唱出了喜怒哀乐,舞出了千姿百态,让专家、观众了解、认可了自己。

王岳凌一直视剧院领导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倘若没有李恩杰对青年京剧演员们的帮助,没有搭建那么多展示的平台,自己是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对于李恩杰,王岳凌心怀感恩。这不仅是王岳凌的个人情感,也是剧院青年演员的共同心声。

王岳凌在事业上的成功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在父亲眼中,王岳凌就像个小孩儿,一心只想着唱戏,其他什么都不懂。家人理解她这份热忱,都支持她、鼓励她,做她的坚强后盾,让她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京剧。每次演出或比赛前两个星期,王岳凌就像进入了“癫狂”状态,基本不与家人说话交流,回家吃过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背戏,自个儿琢磨。丈夫也很自觉地一个人去参加社交活动;父母尽量把三餐做得丰盛;姐姐在朋友圈中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宣传。王岳凌晚上有时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一个什么动作,便闭着眼睛开始琢磨戏,有时手之舞之比划起来。躺在旁边的丈夫以为她在做梦,就去抓她的手,想把它放进被窝,结果发现她是在背戏。

拜师仪式上,孙毓敏曾送给王岳凌一句话:好好学习荀派,把荀派发扬光大。王岳凌一方面扎实学习,用自己精湛的表演来打动观众;另一方面,她也一直在想办法让更多圈外的人了解京剧。王岳凌在自己的演出中会找一些企业赞助,利用节日“福利送票”,把票送给一些没看过京剧的人,让他们走进剧场看戏。这些人往往看过一场之后会感叹“原来京剧是这样的啊”,对京剧有了全新的了解之后,也许他们会再次进剧场看戏。在王岳凌看来,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荀派艺术乃至京剧将会进一步焕发光彩。